

戰鬥、親近、使命 (7)：「我捨棄生 命，是為了再取 回」：基督徒犧牲的 意義（I）

基督徒之所以甘願逆轉個人的私慾、守齋、克己為人，之所以能在苦痛中懷喜樂、舉重若輕，正因他們不願讓上主獨自承擔世間的邪惡與苦難。

2025年11月28日

「這些人擾亂我們的城市，竟傳佈我們羅馬人所不能接受，也不能遵行的規例。」（宗16:20）保祿和息拉的宣道被愈演愈烈的騷動打斷，先是引發群眾暴亂，隨後遭受鞭刑與囚禁。這只是宗徒大事錄中諸多片段之一，表明福音宣講從伊始便激起了敵意。宗徒與初期基督徒屢遭監禁、凌辱與迫害，但最令人矚目的，是他們回應苦難時，那份超然的寧靜。此處場景中，保祿與息拉受刑後遍體鱗傷的身軀被囚在監內，傷處仍隱隱作痛，心神尚餘當眾受辱的眩暈，約在半夜時分，保祿和息拉「祈禱讚頌天主，囚犯都側耳靜聽。」（宗16:25）這反應與耶路撒冷的宗徒們在遭受毫無緣由的鞭刑後如出一轍：「他們喜喜歡歡地由公議會前出來，因為他們配為這名字受侮辱。」（宗5:41）

在基督教的歷史長河中，無數的男女老幼以屬靈的深邃喜樂承受苦難，這在世人眼中實難理解。這種態度在任何時代都堪稱驚世，尤其對於那個從

未接觸、或已然遺忘基督信仰的社會。當時的人們時常流露出驚嘆，正如二世紀《致狄格涅特書》所載：

「他們（基督徒）活出一種令人欽羨、公認卓越的生活方式。」初代基督徒與周遭文化形成對比的諸多特質中，包含他們對待疼痛與享樂的態度、面對苦難的應對，以及甘願犧牲的心志：「他們被處死，卻得重生；……遭受詛咒，反得祝福；受到凌辱，以尊榮相報；行善卻如惡徒般受罰；被判死刑時，竟如獲新生般歡欣。」[1]他們在煎熬中尋得生命的奧秘，超越了世人的理解範疇。正如基督的十字架，這種看待與體驗生命的方式猶如狂悖：「為猶太人是絆腳石，為外邦人是愚妄，但對那些蒙召的——不拘是猶太人或希臘人——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。」
(格前1:23-24)

挑戰與機遇

當今許多地區瀰漫著享樂主義的氛圍，或許比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善常被簡化為能帶來愉悅之物，惡則被歸結為引發痛苦之源。如今亦有人採取斯多葛主義（stoic）的態度，力求在逆境中培養自制力與韌性，但其根本視角仍圍繞苦與樂打轉，極少思索超越之事。這種觀念的形成源於多重因素：世界多數地區安居樂業的機會倍增、歡愉娛樂觸手可及、止痛技術亦遠勝往昔。這些發展本屬可喜，然而正如任何感知世界的變革，它們終將影響基督徒生命的成長軌跡。在此背景下，為基督受苦的意願，或認定喜樂「紮根於十字架」[2]的信念，或許顯得驚世駭俗，至少令人費解。這一切既構成挑戰，亦蘊藏機遇。

挑戰在於：立志在世間親近天主者，與同輩浸潤於相同的文化訊息。時代洪流或誘使他們重新詮釋或柔化耶穌的教導——究其本質，這正是追求「無十字架的溫情基督信仰」的誘

惑。但基督的宣言始終鏗鏘：「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隨我，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喪失性命；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原故，喪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救得性命。」（谷8:34-35）；「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纔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（若12:24）誠然，「沒有十字架的基督教乃是世俗基督教，並顯明其貧。」[3]在基督內生活並與人分享此生命的道路，必經過十字架。正如信仰中諸多奧秘，我們在此再遇悖論：「要『生』就必須死。」[4]

然而在享樂主義的環境中，亦孕育機遇。基督徒在此境況中的非凡言行，正為開啟「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」的對話敞開大門（參閱伯前3:15）。這正是福音在最初數世紀的拓展模式：與黑暗的對照反令基督真光愈顯輝煌。當今基督徒若以犧牲精神從容擁抱十字架，必對同時代的人

形成挑戰。他們承受苦難的方式——不戲劇化，不拖累他人——蘊藏著吸引人的特質，一如耶穌的忍耐與溫柔（參閱瑪11:28-30）。這終將引發追問，導向信仰的對話：為何基督徒能以寧靜的心態承受苦痛？為何不奮起反抗？他們的喜樂源頭何在？既然與眾人同享世間美善，為何甘願捨棄？這一切與基督信仰的天主有何關聯？他們的犧牲於世間有何意義？

唯一的答案：基督

這些時常縈繞在基督徒心頭的疑問，歸根結底「只能找到一個真正和肯定的答案，即十字架上的基督。」^[5]基督徒之所以甘願逆轉私慾、克己為人，之所以能在苦痛中懷喜樂、舉重若輕，正因他們深知：在奧秘而真實的層面上，耶穌的苦難始終在歷史的長河中延續。「在教會的試煉與磨難生命中，用帕斯卡（Pascal）那句錐心之言來說，基督的極端痛苦

(agony) 將持續直至世界終結。」

[6]

這同一位耶穌「身為人類的首生者與贖罪者，繼續在祂的肢體身上受苦，繼續在普世人類身上受苦。」^[7]當基督徒深刻體悟此奧跡時，不願讓上主獨自承擔世間邪惡與苦難之情便自然流露。因此，他們甘願受苦的動機，並非源於清教徒式的道德觀而對歡愉採取懷疑；也不僅是苦修的選擇，或斯多葛態度，而是真正意識「同情心」（ compassio，拉丁文原意「一同受苦」），對刺透耶穌心靈的苦痛產生共感，渴望陪伴在祂身旁，使我們的心與祂的心同頻共振。正如聖保祿所言：「今我在為你們受苦，反覺高興，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，為基督的身體——教會，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。」（哥1:24）

這種心志與安提約基亞的聖依納爵於公元110年前後，赴殉道的途中所言如出一轍：「請賜我仿效我的天主受

難的特恩。若你們心中有祂，必明白我的渴望，與我感同身受。」這位聖人徹底顛覆了世人對生死的認知：

「勿阻止我生活，勿期盼我死亡。莫將願屬天主之人交予世俗，勿以物質誘惑他們。」[8]這也正是驅動聖保祿宣告的同一精神：「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，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；為了他，我自願損失一切，拿一切當廢物，為賺得基督，生活在祂內。」（斐3:8-9）若與耶穌同在需要承受苦楚，並捨棄美好事物，我們甘之如飴；非因這些事物本身卑賤，而是因若將其置於耶穌之上，無異於在溝渠中篩選珍珠。

血滴之祭

犧牲——無論是回應上主的邀請主動選擇，或是順應上主的旨意被動接受，但始終以愛承擔，唯有從基督的心出發，亦即「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。」（斐2:5）方能以真正基督徒的方式生活。若我們願「與

「與祂同感」，進入這份「同情心」，默觀我主的苦難將成為極大的助益。耶穌在十字架前感受如何？在此反思可帶來的諸多啟示中，我們可見基督的心靈對痛苦本能地退避，卻仍自由地將其接納為愛的行動，並懷抱復活的希望。耶穌全然奉獻自己，深信所受之苦絕不徒然，所付之力必不落空，十字架終將轉化為生命之樹。

面對迫近的苦難，耶穌汗滴如血，這罕見的生理反應僅在極度壓力或痛楚時才會出現。此刻，耶穌的人性之心顯露其完美的敏感性；祂洞悉苦難與邪惡的本相，視其為可憎之物。這雖似不言自明，卻值得重申：耶穌並非為受苦和為十字架而選擇受苦和十字架；祂是自願接受，視其為「我們贖罪的代價。」[9]在祈禱的掙扎中，耶穌向天父懇求：「若是可能，就讓這杯離開我罷！」（瑪26:39）向我們表明避開苦痛本屬正當，然而祂隨即補充：「但不要照我，而要照你所願意的。」因為在天主之愛的光照下，

不僅應接受十字架，更當主動擁抱它。

既然我主在受難前夜，曾深感憂悶恐怖（參閱瑪26:37-38），當我們面對痛苦犧牲時，心生類似感受，便不足為奇。這份抗拒不僅來自外界，有時十字架的絆腳石竟然存在我們的內心。罪惡是世界與人性中敞開的傷口，其真實程度足以引發真切的抵抗，不僅抗拒痛苦，甚至抗拒美善、情愛與天國。[10]脫離罪惡必經痛楚的掙扎：在此世間，在我們生命中，善從非不勞而勝。正因如此，天主的愛，那能治癒受傷之愛的純潔的愛，奧妙地與苦難結合。聖德蕾莎修女深諳此理：「愛要求犧牲。但若我們愛至成傷，天主必賜下祂的平安與喜樂……苦難本身虛無；但若與基督苦難相融，便是奇妙的恩賜。」[11]

在革責瑪尼園，耶穌以血肉之軀體嘗了人性對天父救世旨意的抗拒。然而，儘管本能地退避，祂並非被迫承

受十字架，而是自願接受：「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。」（若10:18）苦難與十字架是當時權貴自由拒絕基督的結果，反射出人心對天主之愛的抵抗，這抵抗在教會史中，從綿延不絕的殉道事件裡依然可見，直至今日。但耶穌將祂同時代人的自由決定，轉化為愛的行動：「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棄的。」（路22:19）耶穌深知，唯有透過這自我奉獻的行動，愛才能重臨世間：祂必須愛我們到底（參閱若13:1）；必須擁抱我們所有的仇恨、冷漠與悲慘……這擁抱開啟了一場「愛的轉化」^[12]，要求我們以對十字架的「應允」作為回應。唯經此途，我們個人與世界的歷史方能與祂一同登入復活之境。

[1]《致狄格涅特書》第五章

[2]聖施禮華《鍊爐》28；《基督剛經過》43

[3]教宗方濟各，2021年9月14日講道

[4]聖施禮華《道路》187

[5]《基督剛經過》168

[6]本篤十六世，2010年9月18日講道。參見帕斯卡《思想錄》553頁，布倫施維格編。聖奧斯定在幾個世紀前也宣講過同樣的道理：「基督如今已升天受榮光，但祂仍在世上承受著我們——祂奧體的肢體——所要承受的一切痛苦。」（《我主升天講道集》「除了從天降下的那一位，沒有人升天。」梵蒂岡網站）

[7]聖施禮華《基督剛經過》168

[8]安底約納爵《致羅馬人書》6

[9]聖奧思定《聖詠釋義》20·11·8；另參伯前1:18-19、格前6:20、依53:5

[10]參閱羅5:12-17；8:1-13

[11]聖德蕾莎修女《來作我的光》
146頁

[12] 《比你的心更大：痛悔與和好》
主業團官網

貢薩洛·德拉莫雷納 和 卡洛斯·艾克塞拉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
Zhan-Dou-Qin-Jin-Shi-Ming-7-Wo-She-
Qi-Sheng-Ming-Shi-Wei-Liao-Zai-Qu-
Hui-Ji-Du-Tu-Xi-Sheng-De-Yi-Yi-i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Zhan-Dou-Qin-Jin-Shi-Ming-7-Wo-She-Qi-Sheng-Ming-Shi-Wei-Liao-Zai-Qu-Hui-Ji-Du-Tu-Xi-Sheng-De-Yi-Yi-i/) (2026
年1月31日)